

增修補註

正續歷代通鑑輯覽

增補註歷代通鑑輯覽卷之四十七

隋起文帝開皇元年辛丑至恭帝侗皇泰二年己卯凡四帝三世共三十九年

高祖文皇帝姓楊氏名堅小名那弘農華陰人漢太尉震之後震九世孫元壽爲後魏武

川鎮司馬父忠元壽之玄孫仕魏及周以功封隨國公事具前母呂氏周天和中襲

爵隨公及靜帝立以太后父秉政自進爲王遂移周滅梁并陳而一天

下

〔己酉〕開皇九年春正月總管賀若弼韓擒虎進軍滅陳獲其主叔寶陳高祖自

至後主亡凡五主合三十三年正月朔陳主會朝大霧四塞是賀若弼自廣陵引兵濟江

陳人不覺韓擒虎將五百人自橫江宵濟采石守者皆醉遂克之采石戍

主馳啓告變乃內外戒嚴以蕭摩訶樊毅魯廣達並爲都督施文慶爲大

監軍遣樊猛帥舟師入白下卽白石城見前已而賀若弼拔京口以敕書分道宣

諭所至風靡韓擒虎進攻姑孰半日拔之于是弼自北道擒虎自南道並

進緣江諸戍望風盡走弼進據鍾山卽蔣山見前晉王廣使總管杜彥雲中人與

韓擒虎合軍屯于新林陳人大駭降者相繼時建康甲士尙餘十萬人陳

主惟晝夜嘔泣臺內處分一以委施文慶蕭摩訶以弼懸軍深入壘塹未

堅請出兵掩襲不許任忠自吳興入援言宜固守臺城緣淮立柵勿與交

戰請給精兵一萬徑掩六合揚聲欲往徐州斷彼歸路則諸軍不擊自去

陳主又不能從明日歛然曰兵久不決令人腹煩可呼蕭郎一出擊之任

忠叩頭苦請勿戰孔範奏曰請作一決當爲官勒石燕然陳主從之使魯

廣達陳于白土岡

即在江寧縣東鍾山南

任忠樊毅孔範蕭摩訶諸軍以次而北互二

十里首尾進退不相知賀若弼登山望之馳下勒陳以待蕭摩訶初無戰

意魯廣達以其徒力戰與弼相當弼更引兵趣孔範範兵暫交卽走諸軍

亂潰不可復止擒蕭摩訶釋而禮之任忠馳見陳主言敗狀曰官好住臣

無所用力矣陳主令出募人更戰會韓擒虎自新林進軍至石子岡

在江寧縣

長陵南亦曰忠遂迎降引擒虎軍趣宮城自南掖門入陳文武百司皆散走惟僕

射袁憲在殿中陳主遑遽將避匿憲正色曰大事如此去欲安之不若正

衣冠御正殿依梁武帝見侯景故事陳主不從曰吾自有計乃從宮人十

餘出景陽殿自投于井

一即景陽井在故臺城內一名胭脂井又名辱井

既而軍人窺井欲下石乃聞叫

聲以繩引之驚其太重及出乃與張貴妃孔貴嬪同束而上

沈后居處如常太子深年十五

賀若弼乘勝至樂遊苑

在江寧縣東北

魯廣達猶督

閉閣而坐舍人孔伯魚侍側軍士叩關而入深安坐旁之軍士咸致敬焉

餘兵苦戰不息會日暮乃解甲面臺再拜慟哭遂就擒

疾隋末後幾得

弼夜

燒北掖門入聞擒虎已得叔寶恥功在擒虎後與之相詢挺刃而出欲令

叔寶作降箋歸己不果越二日晉王廣入建康以施文慶沈客卿及陽惠

郎徐哲暨慧景五人皆爲民害斬之以謝三吳使高穎與記室裴矩

字弘大聞喜人

收圖籍封府庫資財一無所取聞者賢之廣以賀若弼違令先期收以屬

吏帝驛召之且詔廣曰平定江表弼與擒虎之力也賜物萬段別詔褒賞

廣之至建康也高穎先入廣使人馳告之命留張麗華穎曰昔太公蒙面以斬妲己此豈可留也斬之廣聞之變色曰昔人云無德不報吾必有以報高公矣由是恨穎

以許善心

字務本高陽北新城人

爲散騎常侍

先是陳使許善心入聘帝留之遂伐陳

至是帝使以陳亡告善心善心衰服號哭于西階之下藉草東向坐三日

敕書唁焉明日就館拜散騎常侍善心哭盡哀易服垂泣再拜受詔又明

日乃朝伏泣于殿下悲不能興上顧左右曰我平陳國惟獲此人既能懷

其舊君卽我之誠臣也

陳水軍都督周羅暉降

初羅暉守江夏秦王俊不得進相持逾月陳南康

內史呂忠肅據巫峽鑿巖綴鐵鎖橫截上流以遏隋船竭其私財以充軍

用楊素擊之四十餘戰忠肅守險力爭隋兵死者五千餘人旣而隋師屢

捷忠肅棄柵而遁復據荊門之延洲素大破之于是巴陵以東無復城守

者及建康平諸城皆解甲羅喉乃與諸將大臨三日放兵散然後詣俊降

上江皆平王世積

關熙人

在蘄口

蘄水入江之口在湖北蘄春縣西

移書告諭江州豫章諸郡

皆降

是月將軍宇文述拔吳州擒刺史蕭巖以會稽降皆送長安斬之宇文述字伯通盛之子

二月置鄉正里長

蘇威奏請五百家置鄉正使治民閒辭訟李德林以爲

本廢鄉官判事爲其里閭親識剖斷不平今令鄉正治民爲害最甚上竟

用威議乃以百家爲里置里長一人

里長之名始此

陳湘州刺史陳叔慎

字子敬高宗第十六子

起兵長沙敗死

楊素之下荊門也遣別將

龐暉略地南至湘州城中將士刻日請降刺史岳陽王叔慎年十八置酒

會僚吏酒酣歎曰君臣之義盡于此乎長史謝基伏而流涕助防遂興侯

正理

陳宗室

起曰主辱臣死諸君獨非陳國之臣乎今天下有難實致命之

秋也縱其無成猶見臣節青門之外有死不能今日之機不可猶豫後應

者斬衆咸許諾乃刑牲結盟遣人詐奉降書于龐暉暉入叔慎伏甲執之

以徇并其衆皆斬之叔慎坐于射堂招合士衆數日之中得五千人衡陽

太守樊通武州

梁置隋改朗州今湖南常德縣是

刺史鄔居業

鄔氏晉鄔大夫之後以邑爲氏

皆舉兵助之隋

刺史薛胄

字細元汾陰人

將兵適至擊之叔慎遣陳正理樊通拒戰兵敗胄乘勝

入城擒叔慎居業送秦王俊斬之

陳馮魂以嶺南降陳地悉平

嶺南未有所附數郡共奉高涼郡太夫人洗

氏爲主詔遣柱國章洗

字世穆之子

等安撫嶺外陳豫章太守徐璿據南康拒

之洗等不得進晉王廣遣陳叔寶遣

大人書諭以國亡使之歸隋夫人集

首領數千人盡日慟哭遣其孫馮魂帥衆迎洗洗擊斬徐璿嶺南皆定表

魂爲儀同三司册洗氏爲宋康郡

宋置故城在今廣東陽江縣

夫人衡州司馬任瓌

字璋忠之

弟

勸都督王勇據嶺南求陳氏子孫立以爲帝勇不能用以所部來降瓌

棄官去于是陳國皆平

得州三十郡一百縣四百詔夷建康城邑宮室更以石頭城置蔣州

夏四月晉王廣班師俘陳叔寶至京師獻于太廟論功行賞有差

帝坐廣

陽門觀引陳叔寶于前使納言宣詔勞之內史令宣詔責以羣臣不能相

輔乃至滅亡叔寶及其羣臣並愧懼伏地屏息不能對既而宥之

帝給賜叔寶甚厚

寶願得一官號帝曰叔寶全無心肝既而以陳氏子弟多恐其在京城爲非乃分置邊州給田業使爲生歲時賜衣服以安全之

進楊素爵爲越公賀若

弼宋公弼與韓擒虎爭功于帝前弼曰臣在蔣山死戰破其銳卒擒其驍

將震揚威武遂平陳國擒虎曰臣以輕騎五百直取金陵執陳叔寶弼夕

方至臣啟關納之安得與臣比帝曰二將俱為上勳于是進擒虎上柱國
有司刻擒虎士卒淫汗 高頴爵齊公從容命頴與弼論平陳事頴曰弼苦戰破

賊臣文吏耳焉敢與之論功帝大笑嘉其有讓
陳弼撰其所畫策上之謂之御批平

自載家傳廬晃等短高頴帝怒皆黜之親禮逾密因謂頴曰公猶鏡也每被磨瑩皎然益明廬晃字元顯榆林人

投陳孔範等于邊裔先是晉王廣戮陳五佞
施文等 未知孔範王瑳王儀

邪人 沈瓘 武康人 之罪故免至是始暴其惡投之邊裔以謝吳越

以陳江總袁憲等為開府儀同三司以江總袁憲蕭摩訶任忠為開府儀

同三司帝嘉袁憲雅操下詔以為江表稱首
帝謂羣臣曰平陳之初我悔不殺任

徇國乃云無所用力與弘演納肝何其遠也見周羅睺慰諭之許以富貴羅睺泣對曰臣荷陳氏

厚遇本朝淪亡無節可紀得免於死陛下之賜也何富貴之敢望初陳散騎常侍韋鼎聘于周遇

帝而異之謂曰公當大貴貴則天下為一家歲一周天老夫當委質于公矣及歸盡賣田宅或問其

詔除毀兵仗詔曰今率土大同含生遂性禁衛之餘鎮守之外戎旅軍器

皆宜停罷武力之子俱可學經民閒甲仗悉皆除毀

秋八月以左衛大將軍廣平王雄
初名惠帝族子後改封觀王 為司空
綱目作以王雄為司空今依隋書及通鑑改

雄貴寵特盛與高頴盧慶則蘇威稱為四貴雄寬容下士朝野傾屬帝陰

忌之以爲司空實奪之權雄乃杜門不通賓客

冬十二月詔定雅樂

帝踐阼之初柱國鄭譯請修正雅樂詔太常卿牛弘

國子祭酒辛彥之博士何妥等議之積年不決譯言古樂十二律旋相爲

宮

音一律之中自備五音皆以宮聲爲首

各用七聲

宮商角徵羽變宮變徵

世莫能通譯因龜茲人蘇祇婆

善琵琶始得其法推演爲十二均

七音之外又有五均共成十二律

八十四調

每律七音音立一調共成此數

以校太樂所奏例皆乖越又于七音之外更立一聲謂之應聲

編懸鍾磬例皆有八七音

用七更立其一故以爲應聲

與邳公世子蘇夔議累黍定律

一千二百黍爲黃鍾之律時人以音律久無

通者非譯夔一朝可定帝素不說學而牛弘不精音律何妥自恥不逮常

欲沮壞其事乃立議非之或欲令各造樂而擇其善者妥又恐樂成善惡

易見乃請張樂試之先白帝云黃鍾象人君之德及奏黃鍾之調帝曰滔

滔和雅與我心會妥因奏止用黃鍾一宮不假餘律上悅及平陳獲宋齊

樂器工人上廷奏之歎曰此華夏正聲也乃調五音爲五夏

昭夏、皇夏、諷夏、需夏、肆夏、二

舞

文武舞

登歌

升歌

房內

帝自作地厚天高二曲

等十四調賓祭用之太常置清商署以

掌之至是牛弘又奏中國舊音多在江左今得梁陳舊樂請加修緝以備

雅樂其後魏後周之樂雜有邊裔之聲請悉停之乃詔弘與許善心姚察

興武康人、及虞世基字茂世參定

以辛公義道隴西狄為岷州西魏置今甘肅岷縣刺史。岷俗畏疫一人病闔家避之病者

多死公義命皆輿置廳事暑月廳廊皆滿公義設榻晝夜處其閒以稌祿

具醫藥身自省問病者既愈乃召其親戚諭之曰死生有命豈能相染若

相染者吾死久矣皆慙謝而去其後人有病者爭就使君其家親戚固留

養之始相慈愛風俗遂變後公義遷并州刺史下車先至獄中露坐驗問十餘日閒決遣

或諫曰公事有程何自苦公義曰刺史無德不能使民無訟豈可禁人在獄而安廢于家乎罪人聞之咸自歎服後有訟者鄉閭父老遽曉之曰此小事何忍勤勞使君訟者多兩讓而止

〔庚戌〕十年春二月以李德林為湖州刺史。德林恃才好勝同列疾之由

是以佐命元功十年不徙級數與蘇威異議高頴常助威上多從威議帝初

賜德林莊店使自擇之德林請高阿那肱店店人訴稱高氏攘奪民田所為威因奏德林誣罔自入上由是惡之德林又稱父為太尉議以取贈官侍郎陳茂言德林父實終于校書上益銜之陳

茂河東猗氏人虞慶則等奉使關東還奏鄉正專理詞訟黨與愛憎公行貨賄帝

令廢之德林曰茲事臣本以為不可然始置即停朝成暮毀非帝王設法

之義自今羣臣于律令輒欲改張願陛下即以軍法從事不然紛紜不已

帝怒大詔曰爾欲以我為王莽耶面數其罪出為湖州刺史已而德林轉懷州病死

隋以河內郡置今

殺楚州

隋以山陽郡爲楚州今江蘇淮安縣是

參軍李君才于殿內

帝性猜忌不說學既任智以

獲大位因以文法自矜明察臨下恆令左右覘視內外有過失則加以重罪又患令史賊汙私使人以錢帛遺之得犯立斬每殿廷捶人痛楚不甚卽命斬之高潁柳彧等諫不納潁等乃盡詣朝堂請罪帝不懌乃令殿內去杖後李君才言帝寵高潁過甚帝怒命杖之而殿內無杖遂以馬鞭捶殺之因復置杖未幾怒甚又于殿廷殺人兵部侍郎馮基固諫不從尋悔宣慰基而怒羣臣之不諫者

夏五月詔軍人悉屬州縣

詔曰魏末喪亂軍人權置坊府

元魏之末兵制有六坊北齊爲六府南

征北伐居處無定今可悉屬州縣其墾田籍帳一與民同軍府統領宜依舊式仍罷緣邊新置軍府

六月制民年五十免役收庸

不役其身取其庸卽正法至六十并除其庸

冬十一月江南亂以楊素爲行軍總管討平之

江表自東晉以來刑法疏

緩平陳之後盡反其政蘇威復作五教使民誦之士民嗟怨民間復訛言

隋欲徙之入關遠近驚駭于是越州

隋以會稽郡置今浙江紹興縣是

高智慧蘇州

隋以吳郡置今江蘇吳縣

沈元愴皆舉兵反自稱天子攻陷州縣陳之故境大抵皆反執縣令殺之

曰更能使儂誦五教邪詔遣楊素討之

素將濟江使麥鐵杖載東藥夜浮渡江樹賊還而復往爲賊所擒遣兵三十人防之鐵杖

取賊刀亂斬防者盡殺之而歸素大奇之

奏授儀同三司麥鐵杖字孟才始興人素帥舟師自揚子津

今日揚子橋在江蘇江都縣南入擊賊

元愴敗走追擒之智慧據浙江東岸爲營周亙百餘里船艦被江子總管

裨將猶言小總管也

來護兒來氏南支孫食采于郛因以爲氏後去邑護兒字崇善江都人

以輕舸數百直登江岸襲破其營

因縱火煙燄漲天素縱兵奮擊大破之智慧逃入海走保閩越

素遣總管史萬歲帥衆二

千踰嶺越海攻破溪洞不可勝數前後七百餘戰轉鬬千餘里寂無聲問者十旬遠近皆謂已沒萬歲置書竹筒中浮之于海得者以告素上其事上嗟歎厚賜其家史萬歲京兆杜陵人素

追智慧泛海奄至泉州

唐置今福建晉江縣此云泉州者史臣追敘之詞

賊衆皆散素分兵追捕賊黨

執送智慧斬之江南遂定

番禺

隋分南海置今縣與南海俱屬粵海道

夷反遣給事郎

隋官階正八品上

裴矩討平之以馮盎爲高州刺

史洗氏爲譙國夫人

番禺夷王仲宣反嶺南首領多應之引兵圍廣州韋

洸中流矢死詔以其副慕容三藏檢校軍事又詔裴矩巡撫嶺南矩至南

康得兵數千人擊斬仲宣別將進至南海高涼洗夫人遣其孫盎會三藏

等合擊仲宣仲宣衆潰洗氏親被甲乘介馬張錦繖引毅騎衛從裴矩巡

撫二十餘州蒼梧首領陳坦等皆來謁見矩承制署爲刺史縣令使還統

其部落黃表定上以矩爲民部侍郎拜盎高州刺史贈馮寶譙國公册洗

氏爲譙國夫人開幕府置官屬給印章聽便宜行事

先是夫人遣其孫馮曉將兵攻廣州逗留不進夫人

大怒遣使執曉繫州獄及賊平詔赦曉罪拜刺史

〔辛亥〕十一年春二月以劉曠爲莒州後周置治東莞今山東沂水縣是刺史平鄉魏置今屬大名道令

劉曠有異政以義理曉諭訟者皆引咎而去獄中草滿庭可張羅高頴薦之故有是命

秋八月殺滕王瓚

字恆生帝母弟

初帝微時與瓚不協帝爲周相瓚恐爲家禍陰

欲圖帝其妃周高祖妹順陽公主也亦與獨孤后不平帝命出之瓚不可

至是從幸栗園

在長安南

遇煬暴死

〔壬子〕十二年秋七月蘇威以開府就第尚書盧愷

字長仁

除名何妥與

蘇威爭議事積不相能威子夔與妥議樂復不同議者以威故同夔者什

八九妥悲曰吾席閒函丈四十餘年反爲昨暮兒

言夔生

所屈邪遂奏威

與盧愷薛道衡王弘李同和等共爲朋黨帝大怒威免官爵以開府就第

盧愷除名知名之士得罪者百餘人

自周以來選無清濁及愷攝吏部與薛道衡等甄別士流故涉朋黨之謗以至得罪未幾上曰

蘇威德行者但爲人所誤耳命復通籍威好立條章每歲責民開五品不遜答者或云管內無五

品之家其不相應領類如此又爲餘糧簿欲使有無相贍民部侍郎郎茂以爲煩迂不急皆奏罷

之茂嘗爲衛國令有民張元預兄弟不睦丞尉請加嚴刑茂曰元預兄弟本相憎疾又坐得罪編

新市人

八月制諸州死刑悉移大理奏裁。帝以天下用律者多踳駁，罪同論異，故

有是命。

冬十二月，以楊素爲僕射，與高潁等掌朝政，領軍大將軍賀若弼除名。楊素性疏辨，高下在心，惟頗推高潁、敬牛弘，厚接薛道衡，視蘇威以下蔑如也。其才藝風調，優于潁。至于推誠體國，處物平當，則不如潁遠矣。賀若弼自謂功名出朝臣之右，當爲宰相。及素爲僕射，不平，形于言色。由是免官，怨望愈甚。久之，上下弼獄，謂之曰：「我以高潁、楊素爲宰相，汝每昌言毀之，何也？」弼曰：「潁是臣之故人，素臣之舅子，臣知其爲人，誠有此語。」公卿奏弼罪當死。上曰：「臣下守法不移，公可自求活理。」弼曰：「臣將八千兵擒陳叔寶，竊以此望活。」上曰：「此已格外重賞。」弼曰：「臣今還格外望活。」上低回者數日，特令除名，歲餘復其爵位。

詔免河北河東功。

兵受田計畝爲功，以其所出修器械，備糗糧。

調

丁出調，注見前。

減田租。

有司言府藏皆滿。

無所容積于廊廡，于是更辟左藏院以受之。上乃詔曰：「寧積于人，無藏府庫。」河北河東今年田租三分減一，兵減半，功調全免。

遣使均田時天下戶口歲增京輔及三河
河東河北地少而人衆衣食不給

帝乃發使四出均天下之田其狹鄉每丁纔至二十畝老少又少焉

〔癸丑〕十三年春二月作仁壽宮故址在今陝西麟遊縣西天台山上詔楊素營仁壽宮于岐州

之北素奏宇文愷封德彝名倫以字行爲土木監于是夷山堙谷以立宮殿

崇臺累榭宛轉相屬役使嚴急丁夫多死推填阡谷覆以土石因而築爲

平地死者以萬數十五年三月宮成帝幸之見制度壯麗大怒曰楊素爲吾結怨天下素聞

勞之曰公知吾夫婦老無以自娛盛飾此宮豈非忠孝賜養甚厚素薦德彝于帝遂遷內史舍人

秋七月詔議明堂制度帝命禮部尙書牛弘等議明堂制度宇文愷獻木

樣重簷複道五房四達帝命有司度地立之諸儒議久不決乃罷

突厥突利可汗莫何子請婚許之帝之滅陳也以陳叔寶屏風賜突厥大

義公主公主以其宗國之覆心常不平書屏風爲詩敘陳亡以自寄詩本

皇家女飄流入虜廷一句帝聞而惡之禮賜漸薄公主遂溺惑都藍可汗先是

觀成敗懷抱忽縱橫頗爲邊患帝遣將軍長孫晟使突厥因發公主私事廢

之內史侍郎裴矩請說都藍使殺公主時處羅侯即莫何子染干號突

利可汗居北方遣使求婚帝使矩謂之曰能殺大義公主乃許婚突利遂

諧公主于都藍都藍因發怒殺公主更表請婚朝議將許之長孫晟曰雍
虞閭反覆無信直以與玷厥可達頭有隙故欲依倚國家雖與為婚終當

叛去今若尚主承藉寵靈玷厥染干必受其徵發彊而更反後恐難圖且

染干者處羅侯之子素有誠款前嘗乞婚不如許之招令南徙兵少力弱

易以撫馴使敵雍虞閭以為邊扞上曰善復遣晟慰諭染干許尚公主七十

年七月突利來逆女帝命之太常教習六禮妻以宗女安義公主帝欲離間都藍故特厚其禮令長孫晟說之使帥衆南徙居度斤舊鎮度斤即都斤山舊沙鉢略所居

〔甲寅〕十四年夏四月行新樂 協律郎祖孝孫范陽人從陳陽山梁郡今廣東連縣是太

守毛爽受京房律法牛弘使孝孫參定雅樂布管飛灰順月皆驗又每律

生五音十二律為六十音因而六之為三百六十音分直一歲之日以配

七音而旋相為宮之法由是著明弘等乃奏請復用旋宮法帝猶記何妥

之言不聽于是弘等復附帝意銷毀前代金石以息異議又作武舞以象

功德至是樂成詔行之乃禁民間所造繁聲先是樂工萬寶常妙達鍾律帝令造諸樂器其聲雅淡不為時人所好竟

寢不行及是新樂成寶常聞之泣然泣曰淫厲而哀天下不久盡矣寶常竟餓死且死悉取其書燒之曰用此何為

六月始給公卿以下職田 先是臺省府寺及諸州皆置公廨錢收息取給

工部尚書蘇孝慈扶風人以為官司出舉與生謂出錢舉貨煩擾百姓收損風

俗諺皆禁止給地以營農于是始詔公卿以下皆給職田毋得治生與民爭利

關中旱饑秋八月帝如洛陽上遣左右視民食得豆屑雜糠以獻上流涕

以示羣臣深自咎責爲之不御酒食殆將一期八月帥民就食于洛陽敕斥候不得驅迫男女參厠于仗衛之間遇扶老攜幼者輒引馬避之至艱險處見負擔者令左右扶助

冬閏十月詔高仁英齊武帝第六子蕭琮陳叔寶修其宗祀官給器物詔以齊梁

陳宗祀廢絕命高仁英蕭琮陳叔寶以時修祭所須器物有司給之叔寶常侍

宴賦詩曰日月光天德山河壯帝居太平無以報願上東封書及出帝目之曰此敗豈不由酒以作詩之功何如思安時事當賀若弼度京口彼人密啓告急叔寶飲酒遂不之省高顯至日見啓封誠可笑也

齊州刺史盧賁有罪除名賁坐民饑閉糴除名皇太子爲言賁有佐命功

不可棄帝曰微劉昉鄭譯盧賁柳裘皇甫績等則我不至此然此等皆反

覆子也當周宣帝時以無賴得幸及帝大漸此輩行詐顧命于我我將爲

政又欲亂之昉譯爲逆自爲難信非我棄之衆人見此謂我薄于功臣斯不

然矣賁遂廢死于家

〔乙卯〕十五年秋七月納言蘇威免威以十四年七月爲納言尋復其位威坐從祠不敬

免俄而復位帝謂羣臣曰世人言蘇威詐清家累金玉此妄言也然其性很戾不切世要求名太甚從己則說違之必怒此其大病耳

冬十月以韋世康洸之兄爲荊州總管世康和靜謙恕爲吏部尙書十餘年

時稱廉平常有止足之志謂子弟曰祿豈須多防滿則退年不待暮有疾便辭因懇乞骸骨不許使鎮荊州時天下惟有四總管并揚益荆以晉秦蜀三王及世康爲之

〔丙辰〕十六年夏六月初制工商不得仕進

秋八月詔死罪三奏然後行刑

〔丁巳〕十七年春二月遣太平公史萬歲討南寧蠻南寧本漢建寧郡晉改寧州梁後曰南寧今雲南曲靖縣是

蠻通鑑作羌胡三省曰南寧蠻蠻非羌也今依其說改平之初梁睿平王謙夷獠皆附惟南寧州酋帥爨震

爨夷姓東蠻曰鳥蠻西蠻曰白蠻不服睿上疏乞因平蜀之衆略定之帝未之許至是乃以史

萬歲爲行軍總管帥衆擊之入自蜻蛉川在今雲南姚安縣南漢書地理志越巂郡南蜻蛉應劭曰有青蛉水在西東入江即此

過諸葛亮紀功碑背有銘曰萬歲之後勝我者過此萬歲令仆其碑而進一度西洱河即葉榆水注見前入渠濫川在越道

境行千餘里破其三十餘部虜獲男女二萬餘口諸夷大懼遣使請降獻